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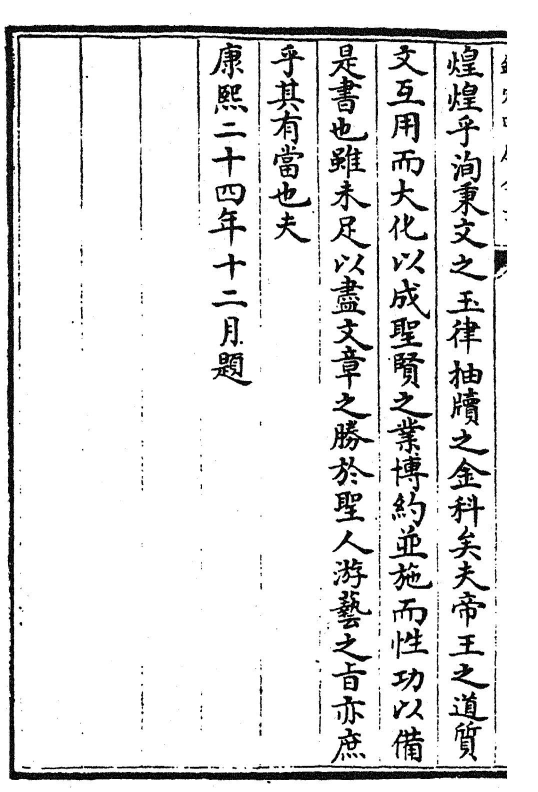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製古文淵鑑序

夫經緯天地之謂文文者載道之器所以彌綸宇宙統[illegible]古今化裁民物者也是以乾苞坤絡非文不宣聖作[illegible][illegible]非文不著其為用也大矣書契以後作者代興簡冊充盈體製不一約而論之靡不根柢於羣聖權輿於六籍如論說之類以疏解為主始於易者也奏啟之類以宣述為義始於書者也賦頌之類以諷喻為指始於

詩者也傳序之類以紀載為事始於春秋者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通之雖流别各殊而鎔裁有體於是能言之士抒寫性情賁飾詞理同工異曲以求合乎先程皆足以立名當時垂聲來葉彬彬郁郁稱極盛焉然而代不乏人著作既富篇什遂繁不有所裒輯慮無以觀其備也不有所銓擇慮無以得其精也古來采核之家載在四部名目滋多類皆散佚其流布人區者自蕭統文選而外唐有姚鉉之文粹宋有呂祖謙之文鑑皆限斷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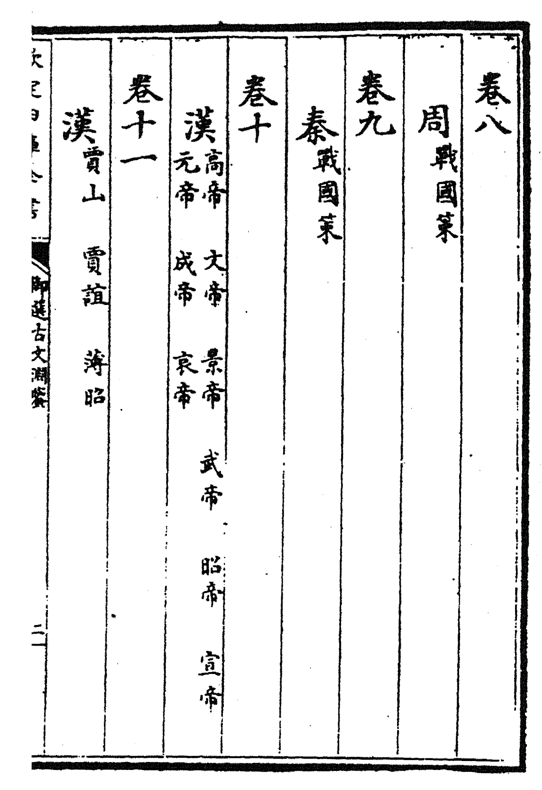
代各為一編夫典章法度粲然一王之制前不必相師後不必相襲此可限以年代者也至于文章之事則源流深長今古錯綜盛衰恒通於千載損益非關於一朝此不可限以年代者也諸家之選雖足鳴一代之盛豈所以窮文章之正變乎朕留心典籍因取古人之文自春秋以迄於宋擇其辭義精純可以鼓吹六經者彚為正集即間有瑰麗之篇要皆歸於古雅其綺章秀製弗能盡載者則列之别集傍采諸子録其要論以為外集



煌煌乎洵秉文之玉律抽牘之金科矣夫帝王之道質文互用而大化以成聖賢之業博約並施而性功以備是書也雖未足以盡文章之勝於聖人游藝之旨亦庶乎其有當也夫

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題

御選古文淵鑒總目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漢劉向 杜欽 翼奉 薛宣 王尊 公乘興
劉輔 谷永 梅福

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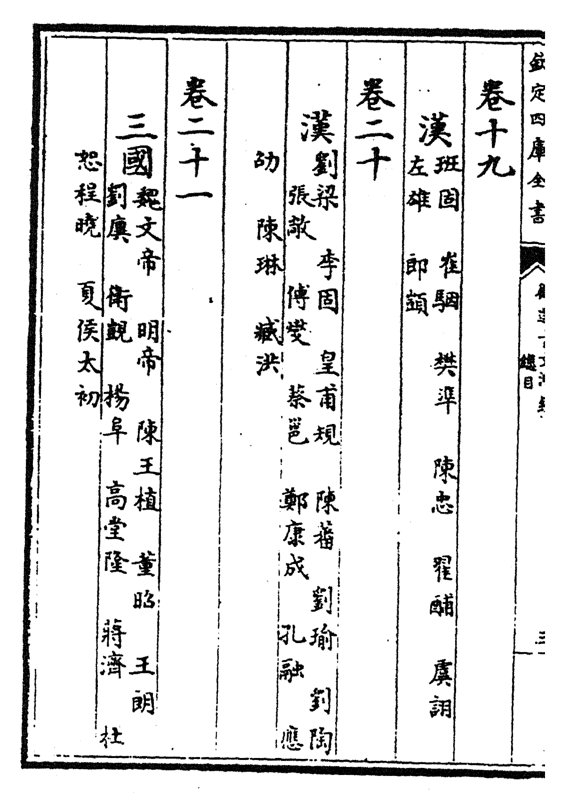
漢孔衍 耿育 王嘉 毋將隆 師丹 李尋
鮑宣 揚雄 劉歆 賈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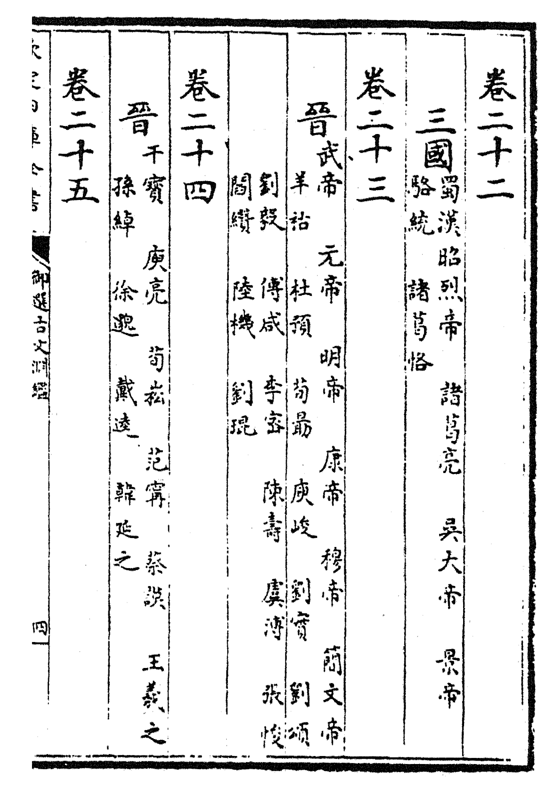
卷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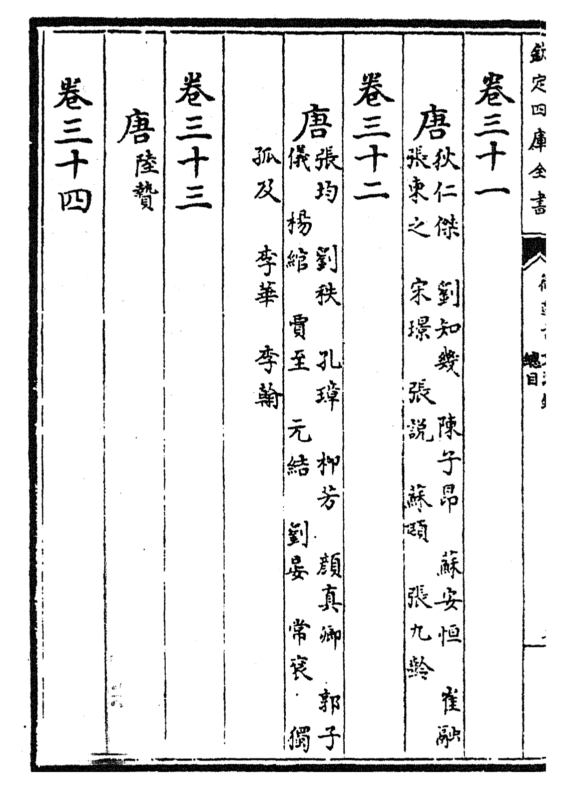
漢光武 明帝 明德馬皇后 章帝 和帝
和熹鄧皇后 殤帝 安帝 順帝 桓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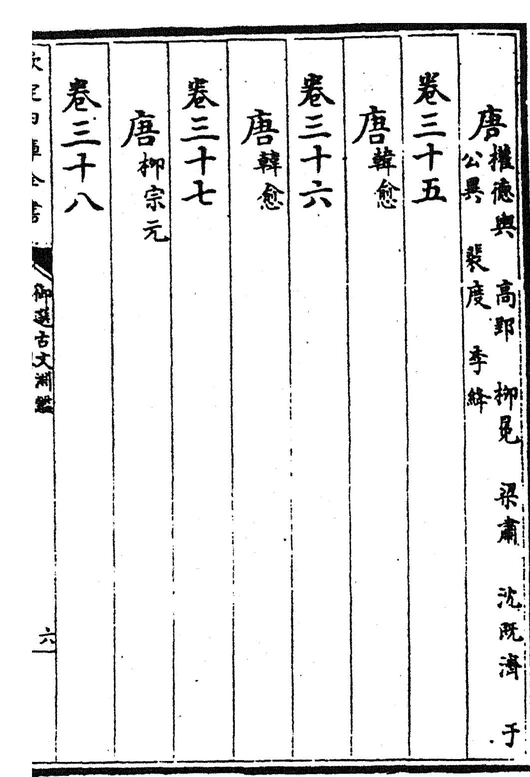
卷十八

漢竇融 馬援 朱勃 班彪 桓譚 杜林
張純 鄭興 陳元 朱浮 第五倫 韋彪
孔僖 何敞 徐防 魯恭 魯丕









宋朱熹

卷六十二

宋張栻 呂祖謙 陸九淵 陳亮 葉適

卷六十三

宋蔡沉 陳淳 真德秀

卷六十四

宋魏了翁 黄震 王柏 牟子才 方逢辰

文天祥 謝枋得

臣等謹案古文淵鑑六十四卷

聖祖仁皇帝御選内閣學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康熙二十四年

製序頒行始自春秋左傳迄於宋臣之作千有四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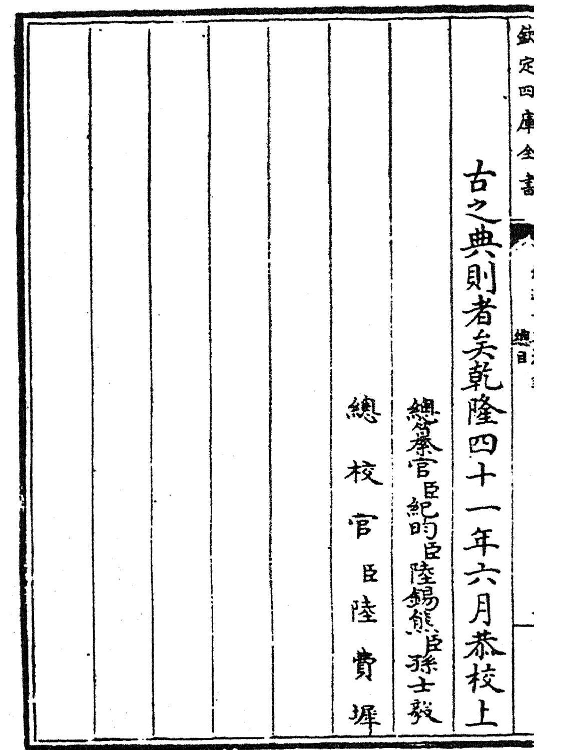
餘首按代為次以散體為主而間及排偶去

取謹嚴凡有關於垂世立教及指陳事勢切

於身心家國者以理則純以詞則茂而後登

選注亦徴引簡切務在考覈人地出處而不

徒以字句為訓洵可謂綜百代之風會垂萬



古之典則者矣乾隆四十一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御選古文淵鑒卷一目錄

周

左傳

御選古文淵鑒卷一目録

御選古文淵鑒卷一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周

姬姓黃帝苗裔后稷之後武王伐紂而有天下至幽王為犬戎所弑謂之西周平王東遷洛邑謂之東周即春秋之始也

左傳

左丘明著丘明魯史也孔子將修春秋與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丘明懼弟子之各安其意失其真故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或先經以始事

或後經以終事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是為春秋內傳

鄭莊公叔段本末 隱公元年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鄭姬姓周宣王封其母弟桓公友傳子掘突是為武公申姜姓國生莊公及共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史記云生之難應劭云兒墮地開目視為寤生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制邑在鄭巖險之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虢叔東虢君也恃制巖險而不修德鄭滅之恐段復然請京使居之謂之京

城大叔(京鄭邑)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大都不得過百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兩屬也今屬鄭之邑兩屬於己)公子呂曰(公子呂鄭大夫)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

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廩延鄭邑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雖厚必崩也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無鐘鼓曰襲將掩鄭國之不備夫人即武姜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鄢邑共國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

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城潁鄭地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潁谷邊邑封人典封疆者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緊語助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闕掘也隧地中道也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賦賦詩也大隧之中

想當時所賦之詩令不可復考融融和樂相得之貌姜出而賦大隧之外此亦當時所賦之詩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相得之貌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按左傳稱君子曰多是採取當時君子之言或斷以己意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大雅既醉篇

衛石碏諫寵州吁 隱公三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衛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後齊姜姓大公望之後得臣齊大子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碩人衛詩又娶於陳曰厲嬀陳嬀姓虞舜之後○嬀九危反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

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〇石碏衛大夫碏仕略反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禄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眕重也言不能自安自重〇眕之忍反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

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隱四年州吁弒桓公而自立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而皆殺之立公子晉是為宣公

魯臧僖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臧僖伯公子彄也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

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軌法也物采也可法謂之軌可采謂之物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

略地焉（略總攝巡行之名）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矢亦陳也）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鄭伯侵陳（隱公六年）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大獲俘馘）往歲鄭伯請成於陳（成猶平也）陳侯不許五父諫曰（五父陳公子佗）親仁善隣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可畏難也）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悛止也從隨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

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言不可撲滅周任有言曰周任周大夫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芟刈也夷殺也蘊積也崇聚也○芟所銜反蘊紆粉反

鄭伯命大夫百里居許隱公十一年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郲鄭地許姜姓堯四岳伯夷之後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大宮鄭祖廟也蓋授兵車於祖廟也凡出師必告於祖廟而奉遷廟之主以行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公孫閼鄭大夫潁考叔挾

輈以走輈車轅也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闕棘戟也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逵道方九軌也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蝥弧旗名。蝥亡侯反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瑕叔盈鄭大夫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東偏東鄙也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

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弟共叔段也餬鬻也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公孫獲鄭大夫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吾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潔齊以享謂之禋寡人之使

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音加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

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魯臧哀伯諫納郜鼎桓公二年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宋子姓微子啓之後郜大鼎郜國所造器也宋華父督弑殤公立莊公以賂桓公者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臧哀伯僖伯之子名達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越戶括反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粢食不鑿黍稷曰粢不精鑿

昭其儉也袞冕黻珽袞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鞸以蔽膝也珽玉笏也帶裳幅舄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行縢者舄複履○幅音逼衡紞紘綖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紞多敢反紘獲耕反綖音延昭其度也尊卑各有制度藻率鞞鞛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率劣戌反鞞補頂反鞛布孔反鞶厲游纓鞶紳帶也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鞶步干反游音留昭其數也尊卑各有數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戾比上衣下裳之飾昭其文也以文章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示器物不虛設鍚鸞和鈴昭其聲也鍚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

皆有鳴聲○鍚音揚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內史周大

夫官也僖伯諫觀魚其子哀伯諫納鼎故曰有後於魯

隨季梁勸修政 桓公六年

楚武王侵隨 楚芈姓其先鬻熊事周文王至成王時封其曾孫熊繹于楚傳至熊通僭稱武王 隨姬姓國 使薳章 楚大夫薳于委反 ○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 瑕隨地 隨人使少師董成 少師隨官名董正也正二國之成 鬭伯比言於楚子曰 鬭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 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

也張自侈大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弱也○羸劣追反熊率且比曰楚大夫○率音律且子余反季梁在隨賢臣何益鬭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詐稱功德以欺鬼神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腯徒忽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牷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黍稷

曰粢在器曰盛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皮毛無疥癬○瘯七木反蠡力果反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謹敬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

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楚屈瑕伐羅 桓公十三年

十三年春楚屈瑕楚大夫伐羅羅熊姓國在宜城縣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莫敖楚官名即屈瑕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桓十一年莫敖敗鄖於蒲

驕狃忕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名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賴國在義陽隨縣莫敖使徇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鄢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荒谷冶父皆楚地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魯齊長勺之戰莊公十年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魯人請見劌古衛反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肉食謂在位有祿食肉者間猶厠也又何必厠其間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

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晉獻公嬖驪姬 莊公二十八年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 晉姬姓武王子成王弟唐叔虞之後賈姬姓國 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 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 狐姬生重耳小戎子 允姓之戎 生夷吾晉伐驪戎 驪戎姬姓

驪戎男女以驪姬納女於人曰女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蒲平陽蒲子縣二屈平陽北屈縣或曰二當為北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又使二人合辭而稱美其事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

土不亦宜乎廣莫狄地之曠絶也即謂蒲于北屈也言遣二公子出都之則晉方當大開土界

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絳邑名晉所都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墾傷晉室傳四年驪姬譖殺申生重耳奔翟夷吾奔梁

晉獻公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閔公二年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赤狄別種也皐落其氏族里克諫曰里克晉大夫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

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大子帥師晉作上下二軍大子本將下軍今代公將上軍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以公服佩之金玦玦如環而不連以金為之為偏衣之佩飾狐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重耳外祖父也為申生御申生以大子而將上軍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罕夷晉下軍卿也梁餘子養為罕夷御羊舌大夫為尉羊舌大夫晉之公族叔向之祖父先友曰衣身之偏偏半也握兵之要謂佩金玦將上軍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必以純色為服

用其衷則佩之度（衷中也佩玉者士君子常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冬十二月閟盡之時）衣之尨服遠其躬也（尨雜色○尨莫江反）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也）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違去）

也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周大夫諗周桓公名黑肩諗告也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為孝不戰為安民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召罪

楚屈完對齊侯僖公四年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

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牛馬風逸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齊大夫名夷吾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履所踐之界淮南有故穆陵關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匭菁茅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楚大夫屈瑕孫）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諸侯謙稱）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雖衆無所

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宫之奇諫假道僖公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仲雍之後虢虢叔之後皆姬姓僖二年晉假道於虞伐虢滅下陽故言復宫之奇虞忠臣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

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盟之官將虢是滅何愛於虞

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

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親以寵偪猶

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

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書蔡仲之命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書君陳又

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書旅獒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

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

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虢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南問於卜偃晉掌卜大夫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丙子旦日在尾月在

策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即百里奚以媵秦穆姬晉獻公女為秦穆公夫人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齊管仲論受鄭子華僖公七年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

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毋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

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後齊史隱諱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因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於齊僖十六年鄭殺子華

晉秦韓之戰僖公十五年

晉侯之入也傳九年秦納晉惠公秦穆姬屬賈君焉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武獻之族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中大夫國內執政里平等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解梁城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弘農華陰縣西南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徒父秦之掌龜卜者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

巽下艮上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千乘諸侯也言千乘三度敗去之後獲其狐之雄者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内卦為貞外卦為悔巽為風秦象艮為山晉象歳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材為人所取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地晉侯謂慶鄭慶鄭晉大夫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郤犨之父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産生其水土而知其人

心安其教誨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狡戾也僨動也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

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秦大夫子桑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止獲也○輅五嫁反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髮下垂也拔草舍止壞形毀服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

夢是踐豈敢以至傳十年晉狐突遇大子大子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晉侯烝賈君故曰無禮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罃康公名弘其母弟也與女簡璧簡璧罃弘姊妹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

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何得）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我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公子縶秦大夫）子桑曰（即公孫枝）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衹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史佚周武王時大史名佚）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郤乞晉大夫也瑕呂飴甥即呂甥姓呂瑕其邑名名飴甥字子金）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

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惠公大子懷公）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爰易也）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大子圉）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

晉陰飴甥對秦伯（僖公十五年）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即呂甥也食采於陰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

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爲一牢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餼猶饋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秦置官司以征河東之賦即惠公許賂河外列城五之地

宋楚泓之戰　僖公二十二年

楚人伐宋以救鄭是年三月宋襄公伐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大司馬即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辭以諫也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子魚也名目夷襄公庶兄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二毛

頭白有二色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胡耇元老之稱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以恥不果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害己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巖未整陳○儳仕銜反

敘晉重耳出亡本末 僖公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重耳奔蒲晉獻公使伐蒲事在僖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校報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狐突子字子犯之趙衰風子字子餘顛頡魏武子名犨畢萬封于魏犨其後也司空季子胥臣臼季也狄人伐廧咎如廧咎如赤狄之別種隗姓○廧在良反咎古刀反隗五罪反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儵直由反以叔隗妻趙衰生

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衛地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

與安賓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姬姓文王之子曹叔振鐸之後）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合也脅肋也蓋腋下肋骨合比）僖負羈（曹大夫）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

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材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

中原其辟君三舍（三十里為一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弭弓末無緣者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著也○鞬九言反）子玉（成得臣也為楚令尹）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秦所妻晉懷公妻）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匜沃盥器也揮湔也○匜以支反）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

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於海喻秦公賦六月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明年秦伯納之於晉是為晉文公遂霸諸侯

富辰諫襄王僖公二十四年

鄭之入滑也入滑在僖二十年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衞鄭公子士洩堵俞彌鄭大夫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二子周大夫

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厲公納惠王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周大夫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酆國在始平鄠縣東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邘音于凡蔣邢茅胙

祭周公之胄也胄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高平邑縣西有茅鄉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於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詩屬小雅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懿美也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暱親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

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虢鄭納之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殺嬖臣申侯寵子子華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

忌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二子周大夫出狄師是年狄伐鄭取櫟尋奉王子帶攻襄王王出適鄭晉文公納王以定王室

魯展喜犒齊師 僖公二十六年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洮盟在二十五年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使展喜受勞師之辭命於柳下惠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

月令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晉文公始霸 僖公二十七年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楚成王）宋公孫固（宋莊公孫）如晉告急先軫曰（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施救患（報宋贈馬之施）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逼齊）於是乎蒐于被廬（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偃之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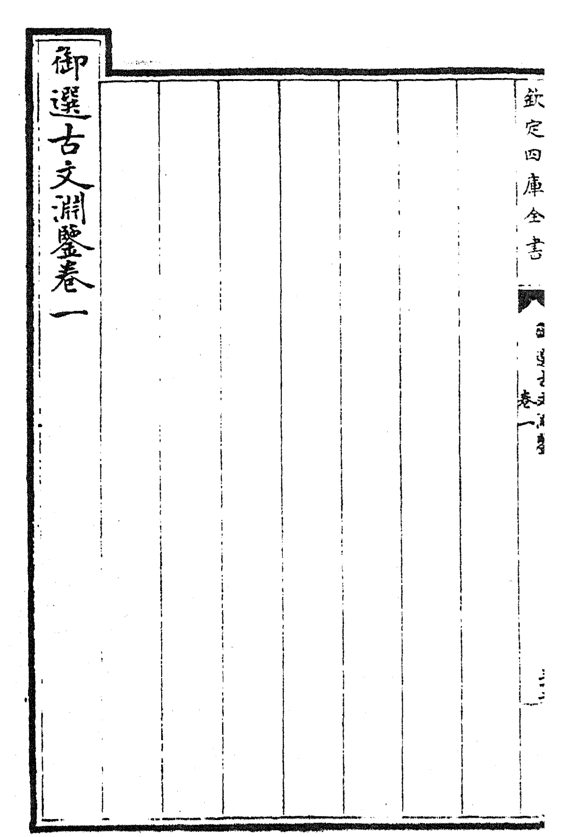
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中行桓子御戎魏犫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二十五年晉侯逆王入于王城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持三日糧退三十里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民以貨物易資財者不求豐多明定其辭不二價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

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

楚申公叔侯戍穀

左傳二十六年

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御選古文淵鑑卷一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目錄

周

左傳

晉敗秦師于殽　僖公三十三年

魯躋僖公　文公二年

秦穆公濟河焚舟　文公三年

宋樂豫諫昭公　文公七年

晉郤缺說趙宣子　文公七年

魯季文子出莒僕　文公十八年

王孫滿對楚子　宣公三年

楚子入陳　宣公十一年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目錄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周

左傳

晉楚城濮之戰 僖公二十八年

宋人使門尹般宋大夫如晉師告急時楚子圍宋公曰宋人告

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郤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

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子越椒也鬬伯比之孫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間執猶塞也讒慝若蔿賈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為己功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

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亢猶當也讐謂楚也）我曲楚直其衆

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齊大夫也小子憖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名○酅胡圭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疑焉疑衆謂已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

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手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盬嗹也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鬭勃楚大夫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韅在胷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韅許見反靷以刃反鞅於杖反靽音半晉侯

登有莘之虚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鬬宜申子上鬬勃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

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衡雍鄭地滎陽卷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

鄭燭之武說秦伯 僖公三十年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此東氾也在滎陽中牟縣佚之狐鄭大夫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鄭大夫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

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設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倍鄰（倍益也鄰謂晉也）鄭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行李使人也）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

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闕猶削小也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三子皆秦大夫反為鄭守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夫人謂秦穆公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秦蹇叔諫穆公襲鄭僖公三十二年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眾心杞子自鄭使告于秦秦使大夫杞子戍鄭曰

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籥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秦大夫）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名視百里奚之子）西乞（名術）白乙（名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中壽百歲）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在弘農澠池縣西）殽有二陵焉其

南陵夏后皐之墓也皐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秦師自鄭入滑僖公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襄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

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也韋熟革也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皆以輕先重鄭商故以四韋為牛先也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遽傳車猶令驛遞也鄭穆公使視客館秦杞子等三大夫戍鄭之館舍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鄭卿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原圃具囿皆圃名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使秦戍自取麋鹿以為行資令

敝邑得閒暇 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晉敗秦師于殽 僖公三十三年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 以傳車起姜戎

之兵子墨衰經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染其衰而加經梁弘御戎
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
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為俗
記禮所由變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三帥孟明等曰
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
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
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
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

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晉大夫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伐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替廢也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文二年秦孟明伐晉戰于彭衙又敗秦伯猶用孟明增修國政卒濟河封殽尸遂霸西戎

魯躋僖公 文公二年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兄不得為父子嘗為臣位應在下令居閔上故曰逆祀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又以僖公為聖賢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禹父湯不先契湯十三世祖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子宋祖帝乙微子父鄭祖厲王鄭桓公父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

君子曰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頌閟宮篇

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邶風泉水篇

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魯大夫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絶末游而廢之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棁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縱逆祀聽夏父躋僖公祀爰居三不知也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

秦穆公濟河焚舟文公三年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與人之壹也（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召南采蘩篇方者曰沼小者曰沚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也）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大雅烝民篇美仲山甫也）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

燕翼子大雅有聲篇美武王能遺善謀以安成子孫也子桑有焉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宋樂豫諫昭公文公七年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莊公子為右師公孫友目夷子為左師樂豫戴公元孫為司馬鱗矔桓公孫為司徒矔古亂反公子蕩桓公子為司城華御事華元父也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廕庇之多故君子以為比謂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

縱尋斧焉者也（八尺曰尋所以量木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弟）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晉郤缺說趙宣子（文公七年）

晉郤缺（郤芮子）言于趙宣子（趙盾）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文元

年晉侯伐衛圍戚取之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大禹謨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明年晉歸衛匡戚之田

魯季文子出莒僕文公十八年

莒紀公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輿于莒紀公名庶其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季文子桓公子季友之後名行父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

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掩匿也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以掩賊為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即皋陶字○隤音頹敳音瑰檮音桃戭音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元善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

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也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謂驩兜渾敦不開通之貌○敦徒本反少皥氏有不才子少皥金天氏之號次黃帝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蒐隱也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工其行窮其好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

檮杌（謂鯀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饕他刀反餮他結反）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螭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王孫滿對楚子宣公三年

楚子莊王伐陸渾之戎在伊川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

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于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郟鄏今河南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楚子入陳 宣公十一年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弒君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轘車裂也栗門陳城門因縣陳滅陳以為楚縣陳侯在晉靈公子成公午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

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蹊徑也蹊音兮）〇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名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二子陳卿）於陳書有禮也

楚子圍鄭　宣公十二年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大音太且巷出車出車于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鄭桓公周厲王之子宣王母弟桓公始封西鄭武公始居東鄭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

九縣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鄧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楚大夫入盟子良出質子良鄭伯弟

晉楚邲之戰宣公十二年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士會士季也初封隨後改封于范遂為范氏郤克佐之郤缺子趙朔將下軍

趙盾子欒書佐之欒盾子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趙括趙嬰齊皆趙衰子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林父弟別為知氏趙同趙衰子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韓萬元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林父勦勞也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

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遂以為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蔿敖孫叔敖為宰令尹]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蓐音辱]前茅慮無[慮無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踈並用]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

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汋詩頌篇名者昧也者致也致討于昧武曰無競惟烈武詩頌篇名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穀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

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即荀首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師之臨☷☱兌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師卦初六爻辭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坎為衆今變為兌兌柔弱川壅為澤坎為川今變為兌兌為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已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為法象今為衆則散為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為兌是法敗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師而不從臨

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獻子韓厥）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令鄭屬楚故曰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郔鄭北地）沈尹將中軍（沈邑名楚官多名為尹）子重將左（莊王弟公子嬰齊）子反將右（公子側）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伍參伍奢之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

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旆軍前大旗）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言晉之林父新將中軍）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眾誰適從（聽彘子趙同趙括則為軍無上令眾不知所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晉師在敖鄗之間（敖鄗二山在滎陽縣西北○鄗苦交反）鄭皇戌使

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欒書武子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

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宿直遞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尫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

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趙莊子曰欒伯善哉莊子趙朔欒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伺候望敵者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

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人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致師謂單車挑戰）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左車左也菆矢之善者○菆側留反）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掉徒弔反）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截耳）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

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
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
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
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犨子欲為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
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
澤熒澤在熒陽縣東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
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叔黨潘黨潘尪之子趙
旃求卿未得旃趙穿子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

請名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獻子郤克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勿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覆為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

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說舒銳反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屈完子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軘車兵車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小雅六月篇軍志曰先人有

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楚大夫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唐狡蔡鳩居皆楚大夫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駒伯郤克待諸子隨季曰楚師方壯

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尸止也淳熙九經本長平游御史本相臺岳氏本竝作尸而建安本作尸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言楚王以左廣始出亦必以左廣終歸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楚人惎之脫扃惎教也扃車上兵闌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惎其器反扃古熒反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

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傁老稱也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廚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房箭舍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為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晉澤名其地多出楊柳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既盡也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

公子穀臣因之以二者還穀臣楚王子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周頌時邁篇又作武周頌篇名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賚之篇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桓之篇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能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出軍必載遷廟之主以行令作先君宮告成事謂祭告所載主于宮中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

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子服石制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小雅四月篇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士貞子士渥濁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

喜乎公曰得臣猶在得臣即子玉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宣十五年荀林父敗赤狄滅潞晉侯賞以狄臣千室亦賞士貞子以瓜衍之縣

齊衛新築之戰成公二年

新築人仲叔于奚守新築大夫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孫桓子侵齊戰敗桓子孫良夫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繁步干反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生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齊國佐對晉人成公二年

晉師從齊師戰于鞌齊師以敗故追之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甗玉甑皆滅紀所得○甗音彥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壠畝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雅既醉篇若以不孝令於諸

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小雅信南山篇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商頌長發篇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

然（不見許）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為孫辭）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若齊幸勝亦從晉求和）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

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賦輿猶兵車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爰婁去齊五十里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汶陽之田本魯地為齊所侵公會晉師于上鄍上鄍地闕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

晉卿讓功成公二年

晉師歸歸自鞌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武子士會文子之父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郤伯郤克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范叔即范文子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晉鞏朔獻齊捷于周 成公二年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 獻鞏之捷 王定王 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 大國三卿 其二卿命于天子鞏伯即鞏朔為上軍大夫名位卑微未達于王室 又奸先王之禮 謂獻齊捷

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朔）王使委于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籍書也言此宴賄皆非禮之正勿書此以為禮典）

晉知罃對楚子（成公三年）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

邲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

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晉韓厥謀遷國（成公六年）

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沃饒而近盬（盬鹽也猗氏縣鹽池是○盬音

古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惡疾疢覯成也）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墊隘羸困也）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沈溺溼疾重膇足腫）不如新田（平陽絳邑縣）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大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且民從教（無災患）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高阜為山止水為澤草木為林鹽鹵為鹽）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為樂公說從之夏

四月丁丑晉遷於新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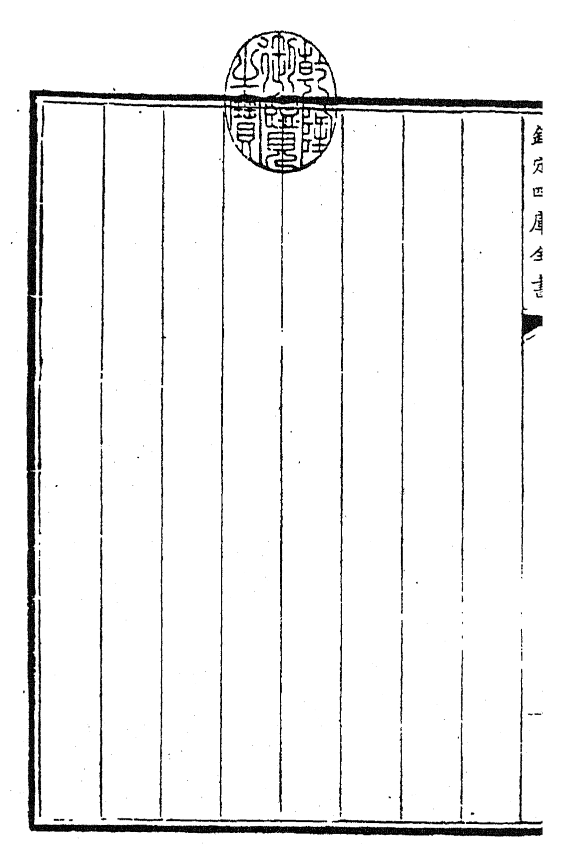
劉子論成肅公受脤（成公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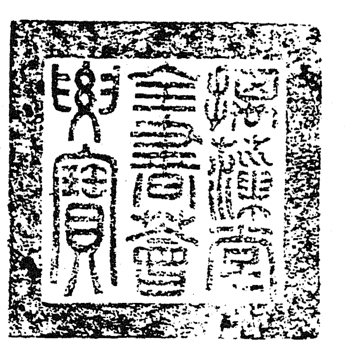
公及諸侯朝王（簡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脤市軫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

有執膰^膰肉^祭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是年夏五月成肅公卒于瑕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

謹案第十頁後一行大雅有聲篇刊本有聲訛烝民據詩經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 臣 汪錫魁

謄錄監生 臣 沈 浩